

茅店月，
板桥霜

姚文光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茅店月，
板桥霜

姚文光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茅店月,板桥霜/姚文光著.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6.3

ISBN 978-7-5550-0427-1

I. ①茅… II. ①姚…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96856 号

茅店月,板桥霜

姚文光 著

责任编辑 莫 茜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

发 行 部 0591—87536797

印 刷 福州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 350008

厂 址 福州金山桔园洲工业园仓山园 19 号楼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510 千字

印 张 30.5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50-0427-1

定 价 4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青天有月来几时（代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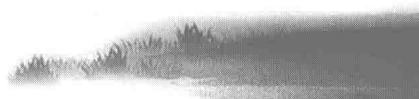
脑子的问题给我一辈子最恼人的智商缺陷，是忘性大。看电视上表演过人记忆力的，板上几百个或明或暗的灯泡，一过眼转身过来，哪个明的，哪个暗的，无一差错。我的一位朋友也有此特异功能，脑子像照相机一样，一扫描，细枝末节图像全都清晰，羡慕死我了。他却说，你知道宋代王安石的记性吗？二十四橱书取出一册，随手翻开，随意念上一句，他能马上接续下句来。我这才想起“王安石三难苏学士”，模模糊糊有点印象，是从书上看到的，却怎样也想不来更具体的细节——风雨人生，命运坎坷，耳闻目睹的世像，酸甜苦辣的体验，生活没有吝啬，但事了心了，硬是撵不进闭锁的脑子，强记这么难，博闻留不住。

那年却有这么一事烙在我心头，一辈子都不能忘怀。

1974年秋，我已是广阔天地中一个传统的农民了，结婚生子，也准备抚养儿子长大结婚生子了。有一天，同村一个在公社宣传队的朋友找到我，说在公社一个干事那里，看到了一单要我去省里参加创作会议的通知。通知来了好几天，这个干事不认得我，也不当回事，那纸片还没扔，却无意间被我的这位朋友看到了，我就这么不经意被命运撞了一下腰。

原来是我接受“再教育”心有旁骛，给当年的《福建文艺》（1980年改为《福建文学》）投了稿。人都快成泥牛了，想不到一颗小石子，会让我沉寂多年的生活激起涟漪——稿件上我附了地址，参加活动却必须辖区行政单位盖章放行。这是当时的政治铁律。

我的政治面貌清白，因此公章成了汽车的轮子，载我福清之行。





上个月我还是这条路上的苦力。我用胶板车拉着六包草袋（一包百斤），日夜兼程上福州西站。那是炎炎酷暑，来回两百公里路，在喘息中怨懑的我洒多少汗水，只能用我身上掉下的肉来计算。现在，沿这条路又出发，车夫成了乘客，熙来攘往中我是另类，因诱惑而激动，因陌生而茫然地走向通知单上标明的去处——福清华侨大厦。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一路上，我暗地里捡来诗仙的“四旧”不断地给自己强心打气，让已为五斗米所累的腰浪漫一回。大堂门口有欢迎的标语，我却东张西望等大厦的门卫来验明正身。我不是不速之客，也不是走错了门，尽管身上有洗不净的汗臭污垢，有不合体的粗衣裳难遮掩的寒酸落魄，但站在这里已是今日的新我：不是流汗卖力，而是来舞文弄墨的；不是闲散盲流，口袋里的一应证件俱全。可是当我上楼朝会址走去，我努力自作坦然轻松的心态已如含羞草般敏感脆弱，“近乡情更怯”，走向一族全省乃至全国知名的作家，仰视的腴颀让我局促不安，举止无措。进办公室报到时，有位沉稳慈蔼的长者站起来和我握手，问好，然后自我介绍，“我是何为。”我从语文课本和中学生课外读物上念过他的几篇散文，《第二次考试》《千佛山的小树》我爱不释手，看过多遍了，现在这位心仪已久的作家就站在我的眼前，我竟然脑子转不过弯来，一时慌不择言，口不由心，“与《红岩》中的那个‘何为’同名？”旁边有人纠正了，“《红岩》中那个是‘华为’。”我羞得无地自容，学识浅薄，涵养粗陋，忘性又大，弄出一个大不敬来了——现在看来，比之进大观园的刘姥姥，进城的陈焕生，应该是等而下之。然而，在旁的几位并不介意，相互介绍：郭风、苗凤圃、张是廉、张贤华和诗歌组陈昭淦，年纪都比我大，一样的随和热情，就像旧日学校里我敬重的师长。他们的平易近人让我回归自在。

到这里，起因是我投了一诗稿《红井》，是看了瑞金红井后写的。编辑老师要我同类题材的再写几首，作为组诗发表。我为偶然侥幸喜出望外；听说要我再续新篇，我头大了。来这里从头学步该不会比家里如牛负重轻松吧。

爱好文学开始于中学时代，课余有点疯劲，沉迷于文学读物，《红日》《红岩》《红旗谱》，对当时流行的长短篇几乎是废寝忘食，如醉如痴到对课业也不管不顾的地步。图书馆的借书证刚换了几本，视力已下降到0.4。那时读书感觉跟着政治走。古典名著不时兴，外国文学不入流，书架上一统天下的除了数理化学习用书外，都是“阶级斗争”的“红书”。省内这些知名作家的书除了语文课本和阅读材料里收进的，几乎都是我未开垦的处女地。

有了一点滋润，作文的笔就不那么艰涩，写出来的有时也被老师在班上念了，有时也挂在班上的学习栏上，老师也给我一个语文科代表的头衔。老师赏识我的语文兴趣与作文成绩，但我对自己写的却越来越不满意，课堂的指导和作文的批改总不能给我醍醐灌顶，让我顿开茅塞。语文老师给我解惑：学生的作文能力不是教师教出来的，是学生自己读来练来的。半信半疑中我有点埋怨自己的天赋悟性了。

失学失业后，更需要精神的东西来抚慰心灵的失落。什么都没有了，只有文学书本。后来看到法国的蒙特利亚的经验之谈：读书愉悦于身心，读书情趣于生活，读书沉幻于浪漫，读书忘却于忧伤，我崇拜于读书，因为我崇拜它的力量。一言中的，这正是我心头爱书的诗意。那时我的生活就那样泾渭分明，农忙、农闲；白天、夜晚；晴天、雨天；平日与过年过节，我让它们承载不同的生活内容：体力劳动与精神盛宴，奉献给责任与索取给自己，苦力角色的担当与学生身份的不舍对立统一于我下滑的命运。那个时代重粪臭而贬书香，特别是家徒四壁的农家，口福与眼福一样贫乏。真的是有病了又吃错了药，在读书无用、知识反动、“教授讲牛尾巴功能遭群起而攻之”的年代，偏爱逆流而上不识时务。过去读过的语文课本，我重新捡起，从旧馍中努力嚼出新味来；在学的初中学生的语文课本，虽然“斗”气逼人文味有限，我还是饥不择食；包裹食物的纸封（那时还没塑料袋），在送进灶膛口前，我一定要从头到尾过眼一遍上面的铅字。记得有一次从邻人那里发现一本《唐诗三百首》，我如获至宝，读后抄写，刚抄了一半，借期已满，不得不刈爱践约。后来雨天就步行七八华里路到城隍庙免费的阅览室，那里有几份报纸、几种期刊，我就是在这里邂逅了《福建文艺》与《莆田文艺》的。白天看了，晚上回到家里，就有点不安分了，构思了也不知道叫什么文体的几篇稿子，从最底层的《莆田文艺》投起，《我和老队长去巡水》《风口浪尖》先后被采用。后来就有点像不自量的癞蛤蟆了，写了一首诗《红井》，斗着胆寄到《福建文艺》。

接受了写作的任务，我把笔头咬烂了还是一个字也写不出来。1967年底，我们一伙人徒步串联到井冈山，横穿福建江西两省，途中参观了不少的革命遗址，红井只是途中一个景点。应该说到过实地，看过实物，听过介绍，着眼一处，从一角度生发开来，捻断数茎须后抠出几句应景之作，或许并不比为苦力无出路而犯愁的日子艰难，况且以粗糙之作，换取老师们的精心指点，习作或许有希望脱胎换骨。能得耳提面命作文之道，真是三生有幸，千载难逢，只是我偏无福消受！徒步串联是多年前的学生时代的事了，当时的日记





找不到了，触景生情业已水过无痕，连这些遗址遗物的印象都被忘性蚕食得五官不全，无棱无角。日子在煎熬中打发，记忆仓库中能拿出来的只剩下瑞金这一井清泉了。七八年来充塞脑子里的为开门七件事摸爬滚打这些老土低俗的都是上不了台面的。编辑老师给我稿纸给我笔，矮纸斜行闲作草可以，车到山前路在何方行不得也叫哥哥。

千载良机我不甘坐失，也在绞尽脑汁。可在高师面前，就像过去当学生时遇到猝不及防的考试，偏偏监考老师就站在你的身旁，我总觉有芒刺在背，心堵胸闷，白天抠不出一个字，晚上又翻来覆去静不下心。时间一天一天过去，老师体谅我的难处，后来就不强求了，给我一个软务，让我把在《莆田文艺》上发表的《风口浪尖》改为散文，而且时日宽限。

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莆田籍老乡，时在编辑部工作的郭风老师带我散步到城关明朝宰相叶向高花园遗址。郭老是年已近花甲了，这个慈蔼的长者，身不魁梧貌不张扬，但眉清目秀，精神矍铄，走在他的身边，分明感受到这位长辈的简洁、宽容、怡淡和温煦。他和我用带有浓重的兴化地方味的语言交谈，他对我的亲近或缘于乡音情结，或是我身上辛苦寒酸的印记让他追忆起自己赤贫的童年、青年时代。“充满挫折、忍受乃至屈从，（当然也有内心的抗争）在这个时候，我意识到了人生向前迈步时身上的负担和责任感。”一路上，话题随便拈来，我们聊起莆田的木兰溪畔的荔枝、榕树、蝴蝶，地瓜稀饭，福清的光饼。郭老也问起我的家庭和孩子，只是不谈他的平生和创作，不沾边样板戏和当时的文坛，离这次写稿改稿的事也很远，对人生、对时势更不着一字。到叶家花园，闲谈的主题才指向历史，扯上这个明朝有名的宰辅。他简要介绍，叶向高经历五朝，曾做万历、泰昌、天启三朝首辅。这里的瑞云塔、黄阁重纶石坊都是明朝的古迹，为叶向高期间建造的。朦胧的月色下依稀可见园内的假山水池、亭台楼阁或埋或填，或散架或倒塌，马致远的枯藤老树昏鸦可觅，小桥流水不再。园内已塞进几幢民居，也闻或远或近汹汹狗吠。叶氏花园昔日儒雅气派已被风吹雨打去。郭老为当代著名的散文家、散文诗作家，著作等身，名满天下，我却是文学上一个临渊羡鱼者，散步时郭老大巧若拙，传递的随和亲切消融了代沟，拉近大师与俗子之间的文化距离和感情隔阂，冰释了我心头未能应对写作任务的自卑和愧疚，把这如水的月光夜厚赠给卑微的我，在今后漫长的跋涉中我心头将永念他的这份冲淡和柔美！对我这文学的门外汉待之至诚，那么这个世间还有什么人不能走近他的身边！青天有月来几时？此后的人生路上，每听孩童吟诵李白的“床前明月光”，

我总会移情于我和郭老散步时我们走她也走的那一轮明月。

后来我有所觉悟，那时“文革”还未结束，文学艺术是受冲击的重灾区，文化界的许多巨星陨落了，许多名著遭遇批判贬损而成为禁书，焚书坑儒的悲剧并未落幕，这位用故乡的两片绿叶为笛吹奏自然、生活、劳动和自由之歌的，像孩子般纯真天真的充满幻想的诗人，是否也曾为其文学成就和声望所累，难逃一代学人的厄运？我不得而知。（郭老1951年任《福建文艺》创刊时的副主编，后来任组长、编辑，再后来为全国作协全委会名誉委员，福建省作协主席。这条曲线是否透露一点这方面的信息？）搞文学的，与一个文学爱好者走在一起，缄口不谈骑在文学头上的政治，避讳文学与生活的话题，不置喙我诗歌所要反映的“文化革命”和红卫兵大串联，顾左右而言他，这其中该有一个老作家怎样的苦衷和无奈。我该怎样上下求索无声中的有声？文学是人学，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我似乎听到了郭老师的弦外之音：人啊人，读懂了人，再学步走进文学殿堂！

当时我还结识了任诗歌组责编的陈昭淦师和朱谷忠师。短暂的改稿会我交了白卷，但他们对我关怀备至乃至另眼照顾一直延续到我回来之后日子。《福建文艺》1975年1月号发表了 my 短诗《红井》，先寄来刊样，接着寄来了期刊和用稿通知，以后投稿，总会收到陈师或朱师在原稿上的批改手迹和深中肯綮的宝贵意见。朱师与我同乡、同龄，又有相同的出身和经历。他是一位学有所成的文学青年，老的作家与我们距离太远，而他就是从我们的队伍中出发的，他头顶的光环鼓舞了不少后起者。对像我这样从农村来的初学习作者，他知道最困难的是什么，最需要什么，他能为我们做些什么。每期的《福建文艺》都准时免费赠送，编辑部印发的学习材料也有我的一份，连稿纸都给我了。有几次，还寄给我约稿信。

同期参加笔会的来自全省各地，他们大多是有单位的，也有一方的文化官员。几个同辈户口在农村，人已经借调出去耍笔杆子，写作不仅是他们情之所衷，也已是他们的饭碗。他们有的作品我拜读过，堪为范本；有的像我一样，初学入门，拿出手的东西还有点青涩，不能即上台面。但此后不几年，就令我刮目相看了，报纸杂志频频见到其作品，而且好评紧随其后，显然是得了真传，练了台下三年功。

和我一样往返路费在编辑部里报销的不多，辗转辛苦生活社会最底层的我是唯一。

如果说过去学生时代是启蒙的语文课本最初诱惑，后来是一位又一位语



文老师偏爱中的循循引导，是课外文学读物细无声的滋养，是小荷之角的受鼓励后的梦幻中的自觉，我对文学由兴趣、钟情到结缘，亦步亦趋一路走来，学识因之而长进，生活因之而滋润，心马也因之而奋蹄——梦醒时分，这一切都成为过去，少年不识愁滋味，今古皆然，而今失学失业了，为什么不接受老辈人滚石上山的命运，藕断丝连还舍不得忍痛刈爱与之动如参与商？那个时代，读书看报都难，而可以冲破生活羁绊，我笔写我心的生活哪里去寻寻觅觅——磨道上的生活使我累、烦、恶，由失望走向绝望，也迫我挣扎、反叛，寻找慰藉，期盼有一只温暖的手，放到我痛苦的心上来。独酌无相亲时，我不能没有读书写作，她不仅仅是东方那辽远的地平线，更是我茫然中可以举杯相邀的在云朵中穿行的或圆或缺的月亮！

识尽愁滋味，道个“天凉好个秋”也是诗！

福清之行回来，我重操旧业，几个铜铤又绑架我这不安分的叛逆者，磨道的陈迹上，我的心不再循规蹈矩，与自己心仪的文学大路朝天，各走半边。

回乡十年，大多数年头我都在马路上拉板车卖苦力度日，披星戴月对我来说已不是夸张的形容词。这以后，我是在为生计操劳的脑子中硬挤出一片时空来构思我的诗作，路上奔波，脑子在忙着寻章觅句，走着走着，出了差错，闹出笑话，经人提醒后魂才附体。黄连树下来弹琴，要唱生活的反调，要投时之所好，要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主旋律，要亮“莺歌燕舞”的大好势，巧妇难为无米炊，我的轻功就是要从石头中孵出鸡蛋来！也有下雨天，留客天，我解脱了，可以钻进编辑部给我的期刊和学习材料，也可以模仿他们写写改改，然后贴上邮票，给《福建文艺》诗歌组寄去，换取他们对我的关爱和指导。也有几篇受肯定准备留用的，也有留用后零星发表的，看着自己的涂鸦变成端正工整的铅字，闻着那散发着墨香的印着我的名字的期刊，能不忘乎所以白日来一个放歌又纵酒？都说人生有几大喜事，能大过古井醴泉之于精神涸辙之鲋？钻燧取火，哪怕只有这么一星微光，也足以暖我生命的寒冬！

1977年高招制度改革后，我的角色转变了，先学生后教师，劳力与劳心换了肩，可十多年非人的折磨使我的身心俱损，体力消耗殆尽，精、气、神未老先衰，特别是我的脑力，脑子里像塞着棉花，心里像堵着乱麻，心慌脑昏，世界混沌一片，睡不好觉，读不进书，受不得一点压力和负担。（现在想来，似有抑郁症之疑）春天来了，可是我来迟了，病树老枝寂寂寥寥无春意，沉舟侧畔忍看千帆过……

后来，我给朱谷忠师写了一封信，表达谢意，陈情实况，我不想逃脱，

我只是不想糟践期刊，“今后，《福建文学》请不要再寄了”——承受不了也无以回报这些编辑老师对我的偏爱，写这些话时我的笔不流水，心在颤抖，这封信又该是怎样沉重！那个与天与地与人斗都其乐无穷的时代，有几个好人、一本好书伴着我穿越时艰，是缘分？是造化？我一辈子不会忘记我曾经的梦，我也难以忘怀在我零落时给我关爱扶持的《福建文学》的这些编辑老师们。不单是他们的学识才华，更珍贵的是他们对艰难境遇中挣扎的文学青年的悲悯情怀。

命压人头不奈何，随命而过，随运而行。我遥祝天下的好人一生平安，可我尊敬的德艺双馨的一代宗师郭风却于去年仙逝！翌年，又有何为老师的噩耗。

说不定我后脑勺长着一根反骨，命里才注定我一生消弭不了这么一个痛。我的身上可笑的癖习与日俱怪：无权无势，无才无财，可就是不入流、不媚俗，上书摊书店，我留意的总是文学书籍；在繁忙的课余，我分心的总是文学作品；愿做书虫，爱交文友，关注文苑，敬重文人。从媒体上一看到这些我熟悉的老作家的文章或相关的材料，我的心里就升起亲切感，情不自禁就揽书入怀，细细研读，慢慢咀嚼，有时也拍案叫绝，忍不住多看几遍。死记性尽管过目就忘，但此癖深固难徙，无药可治。甚至曾也想改行任教语文，在教学相长中与学生共同进步，退而结网，或许能重续旧梦——也承老同学林金松奖进，我手写我心，有几万字散文发表在《湄洲日报》他主持的《壶兰周刊》（后来改为《壶山兰水》）。拙作也得过全国和地方的征文奖，其中有中国散文学会颁发的“当代最佳散文奖”，楹联应征几次获得全国一等奖或金奖。

古人站着说话不腰痛：男人一生有三件事须做——建一栋房，栽一棵树，写一本书。写一本书？看来要做一个男人，古往今来生身父母还决定不了。

退休了，就像退潮了海滩上突兀出退不走的孤寂的礁石来——就以它为桩，系紧一生沉浮飘荡的念想吧；就以它为基，用大海亲吻过的贝壳垒起心中的金字塔吧。我的忘性把我人生的珠都丢了，但庆幸棧还在。我有被鸟粪盖顶的资历，有被海浪噬咬的纪录，我黑不溜秋，又臭又硬，这最不起眼的一堆，在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涨潮的海水把我淹没之前，做最后的一次眺望吧，伴鸥翱翔，为帆送目，也为自己祝福。那个秋夜的朦胧月光为封面的古老的梦里，将打印上这个曾经临渊羡鱼的苦力者的姓名……

2011年1月10日

目 录

第一辑 亲 情

- 3 追忆父亲
- 12 哭母泪空流
——写在母亲逝世三周年忌辰
- 16 欲养亲不在，悔恨向谁说
——写在母亲逝世四周年忌辰
- 22 母亲的寂寞人生
- 28 舅恩若父
- 36 背影
- 45 剩饭剩菜情不餒
- 50 上阵父子兵
- 64 汤圆与木碗
- 71 泥饭碗、瓷饭碗和铁饭碗
- 80 反向过年
- 89 孩子的笑与容
- 93 族谱序（草稿）
- 96 春城风情

1

目

录



第二辑 学 情

- 111 诗三首
115 两张录取通知单
123 仙游，我也游
133 减免费和助学金
139 不惑读书瘾

第三辑 逆 情

- 147 与对立的生活和解
156 苦力偏好冬天
164 两帧珍贵的历史照片
170 一封没发出的信
176 蹉跎十年路漫漫
201 我们这辈人的婚事

第四辑 友 情

- 215 同窗一别二十年
218 花甲之年，同学聚会
224 三人行
230 手机拜年
235 合脚的鞋
242 学友·文师
——怀念林金松先生

第五辑 师 情

- 247 恩师贺卡情悠悠
——写给我的班主任姚兆国老师

250	评卷随想
255	班主任的祝贺
260	新教师的履历
263	感谢学生
268	值得欣慰的一课
271	考场写意二章
277	私立学校的钟声又响
283	南橘北枳
293	世间最容易的事原来不容易
306	“3”是一条意味很深的老根 ——莆田六中 1988 届高三 (3) 班毕业二十五周年聚会感言
312	您好，老师！
321	混资格，等运气
329	我学不来秋菊讨说法
338	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
345	退休了也过教师节
352	教师的分内分外事

第六辑 世 情

361	坯土 ——故乡砖瓦窑记事之一
367	水运 ——故乡砖瓦窑记事之二
373	窑火 ——故乡砖瓦窑记事之三
380	房子
388	车子
396	工分
403	小区大社会
411	我的那些土名“猫”、“狗”和“鸭仔”的父老乡亲





- 425 新涵大街
432 乙未清明迁墓记
436 祭文

第七辑 闲 情

- 439 郊游漫笔
444 九莲岩
449 让历史小姑娘天然去雕饰
——读天宇《诡异的历史的耻辱柱》
452 历史镜鉴中的现代“精英”
——读天宇《彼精英与此精英》
455 面对大海，春暖花开
——写在雁阵山上状元黄公度少年读书的雕像前
460 芝麻开门，芝麻开门
——写在夹漈草堂史学家郑樵治学的雕像前
466 楹联·格律诗
468 获奖感言（代后记）

第一辑

亲 情

追忆父亲

父亲，给我生命没给我生活的父亲！

心在我们身上，一辈子没有照顾过自己的母亲猝然而去！慌乱中我们的无奈之举是，觉悟遥远、陌生的父亲的高度和名分，在母亲身旁填补了这个感情的空白——母亲去世那年，她的大孙女从抽屉旮旯里找出尘封多年业已发黄的他的黑白遗照，放大后和母亲的并排挂在大厅的东墙。父母的音容笑貌定格成固定的尺寸和形式，以传统的习俗礼法各就各位，父亲居右，母亲在左。母亲去了他的世界，结束了他们长达四十六年的鳏寡的日子。家或达或穷，人或起或落，头上的天空不能阴不能塌。幸福的家庭都相似，父亲这个太阳照着，母亲这个月亮照着，儿女们众星捧着，这个世界白天黑夜都暖洋洋亮堂堂——居家凡常的享受竟成我们奢侈的梦境！挽不住滔滔东逝水，只能留影岁月的沧桑和感情的沉重；对人成对影，接受我们白天夜晚的仰视和思念，也接受“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拷问和疼痛。这不是他俩一张老来伴的合照，两人不离不弃，兑现今生今世——天不遂人愿，父亲走得早，母亲也不能享尽天年——生活照中的母亲是老奶奶的自然、亲切；标准像中的年轻父亲内敛、肃然。打着时代印记的两帧遗照挤挨在一起，诉说着这个家庭曾发生的天大的悲剧和艰难！

父亲是1926年农历十二月十三日出生，忌日是1951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那年，父亲二十六岁，母亲才二十四岁（母亲生于1928年农历一月二十四日，卒于1997年农历九月二十四日），我四岁（1948年出生），我妹妹才出生！